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一回 太元境群仙高會 軟紅塵五俠尋徒

三尺霜鋒神鬼驚，向人慣作不平鳴；世間只惜真傳少，正氣誰擔俠士名。 這一首七言絕句詩，乃海上劍癡慕古來劍俠一流人，俱秉天地正氣，能為人雪不平之事，霜鋒怒吼，兩血橫飛，最是世間第一快人，第一快事，只是真傳甚少。世人偶然學得幾路拳，舞得幾路刀，便嚴然自命為俠客起來，不是貽禍身家，便是行同盜賊，卻把個俠字壞了，說來甚可慨然。這真正劍俠的一等人，世間雖少，卻也不能說他竟是沒有。如今閒話休提。

單講宋朝高宗年間，有十位劍仙在太元境高會，煉得五花寶劍，下界收徒，傳授幾個劍俠正宗，要使天下後世企慕劍俠之人，不致有錯認門徑的一段故事。愛看書的且請放明著眼看我道來。正是：

新書閒讀多奇趣，古劍重磨起俠心。

話說上界太虛山虯龍洞有位劍仙，即世傳風塵三俠中的虯髯公，自從升真得道，在此山中修心煉性，不復干預塵世間事。逮至宋朝高宗南渡，奸相秦檜擅權，朝中大臣有大半皆其私黨，作威作福，倚勢害人，弄得天下不平的事日多。一日，虯髯公偶然靜中思動，要想重下紅塵，再做些行俠仗義之事，稍做奸邪。又因其時宋刻的書卷甚多，那書中也有胡說亂道講著義俠的事兒，卻是些不明事理的筆墨，竟把頂天立地的大俠弄得像是做賊做強盜一般，插身多事，打架尋仇，無所不為，無孽不作。倘使下愚的人看了，只怕漸漸要把一個俠字，與一個賊字、一個盜字並在一塊，再也分不出來，實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。虯髯公不看也罷，看了之時，不禁怒上心來。一日，令道童傳個東兒，擇期邀請列代得道劍仙，在度恨天太元境高會，要議一個妥善法兒，不使後人把義俠的聲名壞了。

是日，到的共有黃衫客、崑崙摩勒、精精兒、空空兒、古押衙、公孫大娘、荊十三娘、轟隱娘、紅線女等，連虯髯公共是十位，相見禮畢。虯髯把那小說誤人、急當想個善策挽回大道、並自己再想重歷紅塵幹些俠事的話說了一遍。空空兒道：「既是小說誤人心術，只消飛劍把小說的板兒一概劈了，豈不乾淨。」虯髯笑道：「道兄說那話來。大凡書本風行一時，自然是散佈天下多有的了。我等寶劍雖利，只怕要劈他的板兒，卻是劈不勝劈。何況這一部劈了，難保不又刊出那一部來，將來伊於胡底。」崑崙摩勒道：「既這樣說，須把那班著書的人，略略做戒他一二個，使他們以後不敢胡亂動筆，豈不是好。」虯髯公道：「做書的人，他也未嘗無一腔熱血，一片熱心，要把行俠仗義的事極力摹寫出來。只是認差了路，以致無一筆是處。若欲稍加懲創，普天之下著書的人甚多，卻從那一個懲起，亦且有傷天地之和，豈可使得。」古押衙道：「虯道兄如此說來，難道就罷了不成？」黃衫客道：「依我想來，虯道兄既有下山之意，須要幾位道兄、道姑回到紅塵，各收幾個嫡派門徒，令他們行些真實俠義的事與世人看了，知道象這樣的才算義俠，後來或者有人也把此事做成說部，留傳世上，那時自然曉得俠客與劇盜、飛賊是兩樣的。這種胡言亂語的書，方可不減自滅。但是，收徒一事談何容易。第一須要擇人，第二又須煉劍，這卻怎樣才好？」虯髯公道：「此說果然愜當。但這擇人、煉劍的兩件事，多不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。如之奈何？」公孫大娘道：「若說擇人傳授，我因近在丹房煉霜鏢丸未成，尚需時日。若說煉劍，我處卻有已經煉就的五花寶劍五口，盡可傳人。眾位道長如有果願下界去的，吾可取來使大眾一觀。」回頭喚侍女英英：「速回飛雲山丹室中取八寶革囊前來。」又囑：「沿途不可耽誤。」英英唯唯，遵命如飛而去。不多一刻，即使回來，呈上革囊。大娘解開囊口，用手一招，飛出五把劍來，光分青、黃、赤、黑、白五色，恍如五道彩霞，射入眼目。虯髯公等接來看時，每柄均長三尺左右，闊約寸餘，薄只一分不到，權其株兩甚輕，不知怎的，揮動時，卻又十分沉重。劍尖劍口，鋒利無比，更不必說，真是神劍，無不嘖嘖稱贊。公孫大娘道：「此五花劍，我在丹房採日精、月魄、電火、霜花並雷霆正氣而成，其質非鋼非鐵，乃是落花之液釀成。每花只取乍落的第一瓣，故得先天第一肅殺之氣，和以鉛汞，計凡千煉始成。劍質可以吹毛使斷，濡血無痕，削鐵如泥，砸石成粉。這青的乃芙蓉劍，最難運用。黃的是葵花劍，赤的是榴花劍，黑的蘇花劍，白的是桃花劍，無甚高下。」虯髯公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足見道姑精心向道，歷久不衰，乃得煉此利器。」公孫大娘道：「這算怎麼，不過是費些辛苦罷了。如今劍是有了，但不知是那幾位道長下界走一回兒？」虯髯公道：「我與黃衫道兄是首議此事之人，自然當去。不知還有何人願往？」道言未了，轟隱娘與紅線女俱說願去，古押衙與精精兒也要去時，卻被空空兒先已允了。虯髯公不勝歡喜。公孫大娘遂把五柄寶劍掣在乎中，令五位劍仙各自選取。紅線遂取了一柄桃花劍，隱娘取了榴花劍，黃衫客取的是葵花劍，虯髯公是蘇花劍，只剩一把青芙蓉劍，因公孫大娘說最難運用，眾皆不敢受領，自然是空空兒的了。大娘隨將五劍應如何展舞，如何吐納的法兒，略略述了一遍。又道：「諸位道長下山，倘然得遇有緣，千萬須看此人的心術若何，然後傳他絕技，不要誤授了外君子內小人的人兒，那時仗著本領高強，又倚寶劍利害，妄作妄為起來，不但有玷師門，只怕為禍不小。況道長等此去授徒，原欲闡揚正道，使人不入歧途，倘若誤授匪人，其害何堪設想。諸官留心在意為是。」虯髯公道：「道姑的高見不差。我想我們此去，果遇可傳之人，亦只先授他些拳家的正逕與著劍法的宗傳，且莫把這吐納絕技任意投人，並不是吝而不傳，且待他們功行成時，再行補授未遲。」黃衫客點頭稱是。公孫大娘遂將空囊提交英英攜著，起身向虯髯公打一稽首，告辭回山。崑崙摩勒、古押衙、精精兒、荊十三娘也要去了。虯髯公等送出境外方回。

黃衫客問虯髯公道：「不知虯道兄等擬先往何處，且於何日動身？」

虯髯公道：「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，吾想先到燕趙各地走一回兒，看看有無緣法，再定行止，明日即須下山，不知眾位如何？」轟隱娘道：「江南山明水秀，其間應鍾毓奇人，我欲先至江南，然後沿江而下。」紅線道：「我想先到齊魯之間走走。」黃衫客道：「我也是這個意見。」空空兒道：「我想到臨安去，一來求訪人才，二來宋帝南渡以後建都於此，也好探探秦檜一班大奸的近日作為如何。」虯髯公道：「既這樣說，我等此去，自然俱是行蹤無定的了。但是萬里求才，頗非容易，斷難三日五日便可先後回山，將來倘要聚首，須先定個地方，免得彼此無從尋覓。」黃衫客道：「此言甚善。」轟隱娘道：「我在江南，多則一年，少或五六個月，難保不到山左一行，那時與道長相逢，也未可知。」虯髯公道：「這本來是說不定的。譬如我到燕趙，若無可以傳道之人，也難保不改赴江南各處。就是黃衫道兄等，也不一定到了何處竟是何處，或在途中聚晤，亦未可知。但不能竟定在何日、何時、何方見面。難道竟得傳人，即便授他劍術同著回山，不使他們略略行些功果，使眾道兄道姑等見見不成？」黃衫客道：「貧道據虯髯兄之言想來，臨安現為建都之地，空空道兄他又本來要去探秦檜一班奸賊作為，不如後來竟在臨安相會，定以一年為期，彼時即使覓不得門徒，也須到了臨安再尋機會如何？」眾劍仙皆稱：「使得。」虯髯公與黃衫客又略略談了些話，五位仙俠攜著五口寶劍，分手回山而去。到了明日，一個個束裝起程。

若說仙家的行止，本與凡俗不同，出行時須帶著許多衣服鋪陳，又有那家人話別、親友餞行等事，極其累贅。這虯髯公等皆是飛行了道的真仙，本來乘風駕霧，可以瞬息千里，來去自如。此番只因要下界去尋覓真才，藉傳大道，不得不徒步而行，可以慢慢的隨處留神，仔細偵訪。故此各攜著五花寶劍與護身仙劍之外，又隨身帶些丹爐初煉的金創起死回生丹，並那仙山深處所產的靈芝、仙求、鐘乳、空青各種妙藥，以便到下界時易錢使用，並可療人疾病。

時在大宋高宗紹興七年三月中旬暮春時候，眾仙俠下得山時，一路之上看不盡柳暗花明，玩不盡山輝川媚。就中黃衫客與紅線女是同到山東去的，雖黃衫客修真之處在飛雲洞，紅線女在一線天，卻俱在太玄境的西北方上，相去不過三十餘里之遙。是日，不先不後同時下山，恰在半途相遇，彼此各打一個稽首。紅線女問黃衫客道：「未知道長此去，取道東南而行還是望西北進發？」黃衫客道：「我想先赴西北，然後繞道東南，未識道姑若何？」紅線道：「道長既由西北繞至東南，我不妨由東南折至西北，想來若大一個山東省城，四下裡兜抄轉來，未必竟無一二可造之才，不知道長以為然否？」黃衫客點頭稱是。

二仙俠談談說說，行了一程，俯視下界，紅塵滾滾，濁浪茫茫。紅線女道：「此地相隔凡塵尚遠，我們何不乘風而下，各自分途，免勞跋涉。」黃衫客道聲「使得」，二仙俠遂又打個稽首，各縱祥光分頭下墜。紅線女使的乃是金遁，十分飛速，一霎時已蹤跡杳然。黃衫客在仙山腳下撮一些土，借土遁法往西北而行。不消片刻，但見汪洋大水，一碧無涯，已是混元湖地界。此湖周圍三萬六千里，按週天三百六十度之數，每度百里，深不見底，乃仙丹交界所在。黃衫客來到湖邊，收了土遁，正欲借水遁渡湖，忽聽得豁喇喇一陣狂風，只吹得沙飛石走。風過處，見湖心湧起一陣怪浪，好似山移岳動一般，借著風勢，望岸上直撲過來。浪花中隱隱見有一物，渾身雪白，四足騰波，在那裡張口吐沫。這浪頓時愈湧愈高，不下千尋峭壁。黃衫客知是湖中出了妖物，急忙將袍袖一揚，想把浪頭拂將回去。不料那怪見了，十分惱怒，越越的推波助瀾起來，離岸只一箭之遙。黃衫客見來勢太猛，不敢遲延，慌把兩足一登，離地有十丈多高，駕著半雲半霧，定睛向湖中細看，究竟何等妖魔，膽敢如此興波作浪？正是：

何來倒海翻江怪，敢阻乘雲駕霧仙。

畢竟不知黃衫客遇的何妖，如何渡得湖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